

中国古代散文精品赏析

上

叶桂刚 王贵元 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目 录

无逸	《尚书》(1)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17)
曹刿论战	《左传》(29)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36)
召公谏厉王弭谤	《国语》(44)
叔向贺贫	《国语》(51)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57)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66)
赵威后问齐使	《战国策》(72)
祸福相倚	《老子》(77)
✓侍坐	《论语》(84)
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93)
✓齐人有一妻一妾	《孟子》(109)
✓公输	《墨子》(115)
✓逍遥游	《庄子》(126)
养生主	《庄子》(143)
✓劝学	《荀子》(152)
和氏	《韩非子》(173)
谏逐客书	李斯(188)
过秦论(上)	贾谊(196)
论贵粟疏	晁错(205)
项羽本纪(节选)	司马迁(213)
报任安书	司马迁(234)

答苏武书·····	李陵(255)
苏武传(节选)·····	班固(265)
论盛孝章书·····	孔融(280)
让县自明本志令·····	曹操(285)
出师表·····	诸葛亮(293)
与朝歌令吴质书·····	曹丕(298)
求通亲亲表·····	曹植(301)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308)
陈情表·····	李密(319)
答卢谌书·····	刘琨(324)
兰亭集序·····	王羲之(328)
桃花源记·····	陶渊明(333)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338)
三峡·····	郦道元(343)
孟门山·····	郦道元(347)
原谤·····	皮日休(351)
洛阳大市·····	杨衒之(356)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367)
师说·····	韩愈(373)
进学解·····	韩愈(381)
祭十二郎文·····	韩愈(395)

无 逸^[1]

《尚书》^[2]

周公^[3]曰：“呜呼！君子所^[4]，其无逸^[5]！先知稼穡之艰难^[6]，乃逸^[7]，则知小人之依^[8]。相小人^[9]，厥父母勤劳稼穡^[10]，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11]，既诞^[12]，否则侮厥父母^[13]，曰：‘昔之人无闻知^[14]！’”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15]，严恭寅畏^[16]，天命自度^[17]。治民祗惧^[18]，不敢荒宁^[19]。肆^[20]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21]，时旧劳于外^[22]，爰暨小人^[23]。作其即位^[24]，乃或亮阴^[25]，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26]，不敢荒宁^[27]，嘉靖殷邦^[28]。至于小大^[29]，无时或怨^[30]。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31]，不义惟王^[32]，旧为小人^[33]。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34]，不敢侮齔寡^[35]。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36]，生则逸^[37]。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38]。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39]，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40]，先自抑畏^[41]，文王卑服^[42]，即康功田功^[43]。徽柔懿恭^[44]，怀保小民^[45]，惠鲜齔寡^[46]。自朝至于日中昃^[47]，不遑暇食^[48]。用咸和万民^[49]。文王不敢盘于游田^[50]，以庶邦惟正之供^[51]。文王受命惟中身^[52]，厥享国五十年^[53]。”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54]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

游、于田^[55]，以万民惟正之供^[56]。无皇^[57]曰‘今日耽乐^[58]’。乃非民攸训^[59]，非天攸若^[60]，时人不则有愆^[61]。无若殷王受^[62]之迷乱，酗于酒德哉^[63]！”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64]，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诮张为幻^[65]。此厥不听^[66]，人乃训之^[67]。乃变乱先王之正刑^[68]，至于小大^[69]。民否则厥心违怨^[70]，否则厥口诅祝^[71]。”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72]。厥或告之^[73]曰：‘小人怨汝胥汝^[74]。’则皇自敬德^[75]。厥愆^[76]，曰：‘朕之愆允若时^[77]。’不啻不敢含怒^[78]。此厥不听，人乃或诮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胥汝！’则信之，则若时^[79]；不永念厥辟^[80]，不宽绰厥心^[81]，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82]，是丛于厥身^[83]。”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84]。”

注释

[1]本文选自《尚书·周书》，是周公告诫成王的一次谈话记录，主旨在劝成王不可贪图安乐享受，荒废政事（事详《史记·鲁周公世家》）。无，通毋、勿，禁止之词，犹言“不要”。

[2]《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各若干篇。周书内时代最晚的篇目为春秋时秦穆公的《秦誓》。又有所谓今古文之分，其中古文篇目已证实为后人伪托。《无逸》属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数。

[3]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以采邑封于周，故称周公。周武王死后，由他摄政，辅佐成王（姬诵），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相传他制礼作乐，为我国儒家推崇的大圣人之一。

[4]君子所：君子，指贵族有官位的人（详郑玄注）。所，处所，指官位，此处用为动词，是说处在某一职位上。

[5]其无逸：其，古汉语祈使句用语，表命令的语气词。逸，安逸、享

乐。

〔6〕稼穡：种庄稼叫“稼”，收获叫“穡”。这里泛指农业生产中农夫的辛勤劳作。

〔7〕乃逸：乃，而、方、才。此言先了解了农夫稼穡的艰难，然后才能享受，如此，则“艰难”与“逸乐”都能有所体会，并非说知道了艰难，就可以追求享乐了，故与下文所言之“乃逸”不同。

〔8〕小人之依：小人，普通百姓、劳动人民，与上文“君子”相对。依，隐、痛，犹言苦衷、隐衷。小人之依，是说上文所言“稼穡之艰难”。一说，依，依赖。

〔9〕相小人：相，视、看。这句是指示给成王：你看那些百姓吧。

〔10〕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其，代指上文所言之“小人”。这句是说，那些“小人”的父母都在辛勤劳苦地种田。

〔11〕乃逸乃谚：乃，却、竟然。谚，同谚，鲁莽、粗暴无礼。这是说，“小人”的孩子不懂得他父母稼穡的艰难，竟然一味贪图安乐又粗暴无礼。一说，连下文该句的句读应为“乃逸，乃谚既诞”，意谓竟然贪图享受，既粗暴又放肆无礼。

〔12〕既诞：诞，同延，长久，此指时间一长了，就……一说诞，放诞，放肆。

〔13〕否则侮厥父母：否同丕，“丕则”为《尚书》惯用语，意为“乃至”、“那就”。一说，否则，犹“于是”。侮厥父母，轻视（看不起）他的父母。

〔14〕昔之人无闻知：昔之人，老年之人、上了年纪的人。无闻知，无所闻、无所知，即什么也不懂。

〔15〕中宗：殷代第七代国君太戊；一说：殷代第五代国君太戊；又一说，殷代第七代国君祖乙。

〔16〕严恭寅畏：严，庄严；恭，谨慎；寅，恭敬；畏，戒惧、小心。一说，“严恭”与“寅畏”意同，“严恭”是说在外貌上、举止言谈上表现出恭谨之态；“寅畏”是说在内心想法上的恭谨之神。一外一内，外在表现与内在心理是一致的。

〔17〕天命自度(dúo 音夺):天命,天意;自度,自己内心思量。这是说自己内心经常思量,看看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于天意。

〔18〕治民祗惧:治民,管理百姓;祗惧,一本作“震惧”,恭敬小心。

〔19〕荒宁:荒,荒废;宁,安宁。荒宁,是说荒废政事、贪图安乐。

〔20〕肆:故,因此。

〔21〕高宗:殷王朝第二十代贤明国君武丁。一说,殷王朝第十一代贤君武丁。

〔22〕时旧劳于外:时,同实(寔);旧,久、很长时间;劳于外,在外劳苦多年(武丁做太子时,殷政衰微,他率领军队在外服役多年,因此了解下情)。

〔23〕爱暨小人:爱,于是,因而(就);暨,与(和、同)。一说,暨是“烝”的假借,就是“烝”,爱护的意思。这句是说,由于武丁长期在外劳苦,跟百姓在一起,也就能了解民情。

〔24〕作其即位:作,及、等到。其,代武丁;即位,即王位(继承上一代国君、登上王位)。

〔25〕乃或亮阴:乃,就;或,有时。亮阴,居丧守孝的处所。一作梁闇,一作谅闇,一作凉阴。有关资料记载:小乙崩,武丁立,居丧三年,住在“倚庐柱楣”(即“亮阴”),不言政事。一说,亮,即谅,确实;阴,沉默。是说武丁继位之初,实实在在地沉默不言,国家大事听凭宰相去处理。

〔26〕雍:和谐、和悦。

〔27〕不敢荒宁:词义见注〔19〕。这是说武丁继承王位之初的沉默,是他小心谨慎的表现,他这样做,正是因为“不敢荒宁”。

〔28〕嘉靖殷邦:嘉,善、美。靖,安定、和谐。殷邦,殷王朝国家。

〔29〕小大:小,小民(小人),百姓。大,大臣。小大,广指百姓群臣。

〔30〕无时或怨:时,同“是”,这里指武丁(高宗)这个人。或,有的人。这句说,没有什么人来怨恨(高宗)这个人。

〔31〕祖甲:祖甲为武丁之子,殷代第二十二代国君(其兄祖庚为一代)。一说,祖甲为武丁之子帝甲,殷代第十二代贤王。

〔32〕不义惟王：以做国王为不义。祖甲有兄名祖庚，祖甲有才德，武丁欲立祖甲，祖甲认为废长立少，是不义的，于是逃往民间躲藏起来。不义，不合理；惟，是（此犹动词，做“这个王”……解）。

〔33〕旧为小人：旧，久、长时间地。这是说，祖甲长时间地在民间、做平民百姓，他也就了解百姓的艰难。

〔34〕保惠于庶民：保，爱护；惠，施恩惠（作动词用）；于，对于；庶民，百姓。

〔35〕鰥寡：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这里以鰥寡代指社会上孤苦没有依靠的人。

〔36〕自时厥后立王：时，同是，此。厥，之；厥后，之后、以后。立王，国家所立之王，指继承君位的“嗣王”。

〔37〕生则逸：生下来就开始享受安乐（的生活）。

〔38〕惟耽乐之从：耽（dān 音单），过度安乐，犹言沉溺。从，追逐、追求。这一句犹言“惟耽乐是从”（之，犹是）。

〔39〕亦罔或克寿：罔，无、没有；或，有的人；克，能。这是说，从祖甲以下各代殷王，没有什么人能活得长寿的。

〔40〕太王、王季：太王为周文王之祖父，王季为周文王之父（详《史记·周本纪》）。

〔41〕克有抑畏：克，能够；抑，谦虚谨慎，畏，畏惧天命。

〔42〕文王卑服：卑，低贱；服，服役。这是说，文王从事于低贱的事情（详下文）。一说，卑服为低贱之服装，言文王穿着百姓一样的衣服。

〔43〕即康功田功：即，靠近、从事；功，事；康功，开垦荒地的苦活；田功，田间稼穡一类事。一说，即，同既，当完成讲；康功，使百姓安定之事；又一说，康功为建房造屋之事；又一说，康功为平整道路之事。

〔44〕徽柔懿恭：徽，和谐、善良；柔，仁慈宽厚；懿，美好；恭，谨慎。这里所说四点，是文王的美德。

〔45〕怀保小民：怀，关怀、关心；保，保护、爱护。小民，百姓。

〔46〕惠鲜：惠，恩惠；鲜，和善（惠、鲜都用如动词）。这里说文王能施

恩惠给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又能和善地对待他们。

〔47〕自朝至于日中昃：自，从；朝，早晨；日中，中午（太阳到了中天）；昃，一作仄，太阳向西偏斜（时间已到下午）。

〔48〕不遑暇食：不遑，不及（无空间）；暇，间功夫。这里是说文王工作紧张，从早到晚，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49〕用咸和万民：用，以；咸，与“减”（xián 音咸）同，和谐；“咸和”是使……和谐的意思。这句承上句，说文王这样工作，目的是以此勤奋努力，让百姓能和谐相处。

〔50〕盘于游田：盘，沉溺；游，外出游玩；田，打猎。

〔51〕庶邦惟正之供：庶邦，众多的小邦（部落）；正，正常（不外加、也不减少）；供，进献之税，亦即贡赋。这句是说，周文王只让他统治的各个小部落，进献正常的贡赋。言外之意谓于正常税收之外，不再增加贡赋。一说，正，税；惟正之供，犹“惟税是进”。“不敢”一词直贯下两句，这句是说周文王不敢使众多小邦进献贡赋来供他田、游之乐。

〔52〕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嗣君）受命即位；中身，中年；这句说文王在中年即位做国君。

〔53〕五十年：据《韩诗外传》载，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地震），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临国五十一年而终。那么，文王在位应是五十一年，说五十，是就整数而言。

〔54〕继自今嗣王：继自今，从今往后。嗣王，承继王位的那位王。

〔55〕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于，在；观，同欢，欢乐；一说，观为不同寻常的、使人惊视的景象（“非常曰观”），游，外出游玩；田，打猎。

〔56〕以万民惟正之供：意与“以庶邦惟正之供”同。一说，上句之“无”与前文“不敢”用法同，一直贯至“以万民”这一句。

〔57〕无皇：皇，一本作兄。无皇，同“无遑”，无，毋、勿（禁止之词）。皇，暇、空闲。这句是说，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些宽心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58〕耽乐：耽，沉迷、沉醉。一说，耽，也是乐的意思。今日耽乐，是说今天先享受一下（或先痛痛快快地享受一下）。

〔59〕乃非民攸训：攸，所；训，顺，即照着做。一说，训，教训。又一说，训，顺应。这句是说，“耽乐”不是教育百姓让他们照着做的榜样。

〔60〕非天攸若：若，同训，也是顺的意思。这是说，“耽乐”也不是上天能答应的。一说，这也不是上天顺应的正道；又一说，这也不是事奉上天办法。

〔61〕时人不则有愆：时人，是人（指那个“耽乐”的君王）；愆，罪过、过失。这句是说，“耽乐”的人那就有了罪过。

〔62〕无若殷王受：无，同勿、毋（禁止之词，“不要”）；若，象；殷王受，殷王朝最后一个王，名受，即纣王。

〔63〕酗(xù 音续)于酒德：酗，同“酗(xù 音续)”，醉酒而怒；于，为、做为、当作；酒德，酒的用处、或喝酒的意义。这是说纣王把醉酒发怒的凶暴行为做为酒德。

〔64〕古之人犹胥训告：胥，相；训告，劝导；古之人，古代有德的先王。一说，“古之人”为古代的人；一说，“古之人”为古代有道德的人。“训告”与下文的“保惠”、“教诲”的宾语都是下文所说的“民”。

〔65〕诤张为幻：诤(zhōu 音周)张，诤骗；幻，蛊惑、诈骗。这是说，古代的人由于能互相劝导，所以百姓之间不会互相欺诤诈骗。

〔66〕此厥不听：厥，之。“此厥不听”犹“此之不听”（不听这些话），“此”即劝告的话。

〔67〕人乃训之：训，顺从。人们都按照（“顺”）自己的意愿去做。

〔68〕乃变乱先王之正刑：变，改变；乱，扰乱；正，政、政治；刑，法度、制度。这是说，这样一来，就会改变扰乱了先王治理国家的法典。

〔69〕小大：与上文之“小大”同。一说，此处指小法、大法，即无论小的法度条文，还是大的法典规定，都会被“变乱”。

〔70〕否则厥心违怨：否则，丕则（说见前注）。厥心，其心（指民心）。违，同悖，怨恨的意思。这句说，老百姓那就要在心里产生怨恨。

〔71〕诅祝：诅，鬼神加给人灾祸叫做“诅”。有什么心愿告诉鬼神叫做“祝”。诅祝，是说百姓一旦心里产生怨恨，嘴里就要诅咒，希望鬼神给

暴虐的国君带去灾祸。

〔72〕迪哲：迪，引导、开导，通达的意思；一说，迪，即是领导；又一说，迪，开明。哲，智慧。这是说四位先王明达智慧，懂得怎样爱护百姓。

〔73〕厥或告之曰：厥，其（推测语气词）；或，有的人（指下面的人）；之，代四位先王；这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

〔74〕詈：骂人的话，此处作动词用。

〔75〕皇自敬德：皇，同“况(kuàng 音况)”，更加、进一步的意思；敬，谨慎小心；德，修养品德（作动词用）。

〔76〕厥愆：为“厥或愆之”的省略，愆当动词用，是说如果有人指出他们（前文所言四位先王）的过错。一说，厥是指百姓，这是说百姓要是有了过错。

〔77〕允若时：允，当“诚（确实）”讲；时，是（这样的）。

〔78〕不啻不敢含怒：啻，但、止（只）。这句话是说，这四位先王听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错误时，不光是敢心怀不满，还要多听听百姓对自己的意见。一说，这是指人民不敢含怒，而且还会真心实意地拥护你。

〔79〕则若时：时，是。这句说，如果不听这种劝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是一句领起下文的话。

〔80〕不永念厥辟：永，长、经常地。辟，君位、王位。这是说，不会经常地想着做国君的道理（或责任）。一说，辟，法度。

〔81〕不宽绰厥心：绰，也是“宽”的意思。这是说，不把自己的心胸放宽（即总是以狭窄的心胸对待事物）。

〔82〕怨有同：有，“尤”字的假借，“怨”的意思。同，汇集、汇合。这是讲，人民对你的怨恨会汇集到一起。

〔83〕是丛于厥身：丛，集中、聚集。这是讲，这种怨愤会集中到国君身上。

〔84〕嗣王其监于兹：监，同“鑑”，借鑑。嗣王，继承王位的王。兹，此，指全文关于“无逸”的话。

译文

周公说：“啊！君子处在他的官位上，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先要懂得种田的艰难，然后再享受，就会体味百姓的苦衷，看看那些百姓吧，他们的父母辛苦种田，他们的孩子却不懂得种田的艰辛，竟然贪图安逸、粗暴无礼，时间一长，竟至于欺辱他们的父母，说：‘老东西，什么也不懂！’”

周公说：“啊！我听说，从前殷王朝的中宗，他庄严、谨慎、恭敬、小心，自己思量揣谋天意，管理百姓，（是那般）慎重、小心，不敢荒废政事、以求自安，所以中宗在位（长达）七十五年。在高宗那里，（他做太子时）长久地劳苦在外，因而跟百姓在一起，等到他即位的时候，才有居丧守孝、三年沉默不言（的表现）；就因为他（长时间沉默）不语，他（一旦）发言才那么和谐合理。他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宁，使殷王朝国家和美安定，从百姓到群臣，没有怨恨这位国君的。因些，高宗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在殷王祖甲那里，他认为自己代替兄长做王是不义的，就长久（逃匿民间）做平民百姓。等到他即位的时候，也就懂得了百姓的苦衷，他爱护安定百姓，不敢欺侮那些孤苦无依的人，因此祖甲在位长达三十三年。从这以后，国家所立的君王，生来就过着安逸的生活，生来就享乐安逸，也就不懂种田的辛苦，不了解百姓的劳苦，只是追求安乐的生活。从此以后，也就没有长寿（的国君），有的（在位）十年，有的（在位）七八年，有的（在位）五六年，有的在位三四年。”

周公说：“啊！也就算是我们周王国的太王、王季，能做到自我谦虚谨慎，文王能干些低贱的事——从事那开荒、种田的劳役。他和霭善良，仁慈宽厚，品德美好，工作谨慎，关心爱护百姓，善意地对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并施给恩惠。他每天工作从早晨到中午，再到太阳西斜，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为了

使天下百姓和睦一心。文王不敢沉溺于出游和打猎之中，因此他统治的众多部落只向他交纳正常的赋税。文王从中年受命即位，他在位五十来年。

周公说：“啊！从今往后接替王位的国君，那就绝不要放荡在欢乐、安逸、出游、打猎之中，以便让百姓只交正常的赋税。不要自我宽慰说：‘今天（暂且）享受一下。’这并不是教训百姓的方式，也不是遵循天意的办法，这种人也就会发生过失。不要象殷纣王受那样迷惑昏乱，把借酒行凶作为酒德呀！”

周公说：“啊！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先王还要对百姓发布训令，对百姓施给恩惠，对百姓教育开导，百姓中也就没有互相欺诳、干出诈骗之事的人了。如果不听这些话，人们就要照你的样子学，就会改变、扰乱先王立下的政令法律，从老百姓到群臣（都会如此）。百姓便会心里埋怨，就要嘴里诅咒。”

周公说：“啊！从殷王朝的中宗、高宗、祖甲，直到我们的文王，这四位国君都是开通而明智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百姓怨你骂你。’他们就会更加谨慎小心、修养品德；如果有人指出他们的过失，（他们）会说：‘我的过错确实如此。’不光是敢心怀不满。如果不听这些话，就会有人欺诳、干出诈骗之事。有人说‘百姓怨你骂你’，你就会相信他的话，也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不经常考虑做国君的道理，也不能放宽心怀，（便会）随意地处罚无罪的人，（随便）杀掉无辜者。老百姓的怨恨便汇聚在一起，把仇恨集中到你身上。”

周公说：“啊！（你这）继承了王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赏析

《尚书》即“上古之书”，历来认为是上古圣君贤臣诏告训令言论的结集，自古以来号称“难读”——韩愈所谓“佶屈聱

牙”者也。我们一旦将其文义顺通下来(无论依何说),也就明白了古人尽管说它难读,一面又是那般推崇他的道理:在那么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对日常生活认识得已经那么深刻、以至具有普遍而永久的真理的意义,绝不是为着政策或策略的权宜之计的诡诈小技,而是具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万古常新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确是先人留给后世的“经典”——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常读常新,直到永远。

这篇《无逸》便是儒家推崇的远古大圣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的劝导之辞,虽是一篇关于如何做君王的谈话,却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食色,性也。”为了维持人类自身的存在及发展,亦即满足这一天性的基本要求,人一开始就向外部世界探讨、索取,所以,这一天性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最原始、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动力——原生推动力;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又是无止境、永远也没有满足之日,这更是一种“无穷级”火箭助推器式的原动力,推动人类向“自由王国”靠近。

正因为“食色”具有这样的特点,也就同时产生了腐败、罪恶、黑暗——那种单方面对穷侈极欲的追求,即所谓安逸享乐。这一面又构成威胁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原生阻力,构成穷侈极欲者本人、其所在集团、阶层、阶级、王朝毁灭的必然逻辑。

对于这一问题双重性的认识,可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周公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家——讨论其消极面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并指出克服这一“人性危机”的办法。

全文可分三段看。第一段从开头到“昔之人无闻知”。第

二段，从“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到“厥享国五十年”。第三段从“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到结尾。首讲怎样做到“无逸”，继谈“无逸”治国的效应，最后谆谆告诫成王。

谈话一开始，周公便直入主题：“君子所，其无逸。”举出一篇纲领，以下谈话便处处围绕这一纲领展开。

怎样才能做到“无逸”呢？必须从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做起：“先知稼穡之艰难”。对于一个农业国说来，了解、掌握了农业生产，等于抓住了治国的要害：“知稼穡之艰难”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了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及其规律，懂得种田的价值（价值便在那“艰难”之中）；二是了解农业奴隶的苦衷，掌握他们的心理状态，以便于管理和统治。显然，只有体脑双勤的君王，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会“无逸”（体脑双勤）。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循环论证”，但周公原话却不是这样，他直截地、不容有任何前提出现地指出：“先知稼穡之艰难”，从“先知”“艰难”开头，也就是人生从“艰难”开始，这样才能对社会、对百姓有深刻的认识。请看周公所举史例：

殷代的中宗，“严恭寅畏”；高宗做太子时“旧劳于外”；殷王祖甲从小逃匿民间，“旧为小人”，都备尝艰辛。周部族的祖先太王、王季和文王，“抑畏”、“卑服”、“即康功田功”，特别是文王，工作起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了解民情——“知小民之依”，才能施恩百姓、照顾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太平，本人也身心俱健，也都享国数十年之久。

反面的例证是：殷代祖甲的下一代起，国君都是“生则逸”。“生则逸”正好与“先知稼穡之艰难”相反，乃是人生从安乐开始，这样一来，也就不知道“小人之依”，一味追求享乐

(“唯耽乐之从”)。结果是不知照顾百姓,百姓与国君之间、百姓与国家之间形成对立,国家也就会失去和谐安定的局面;国君本人由于长期陷入安乐之中,生命失去活力,不得长寿,使殷商国运逐渐衰败,到殷末纣王(受)奢侈享乐于极点,殷商国家也就彻底灭亡了。

严酷的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只有“无逸”才是治国的根本,只有“无逸”才是国运长久的内在的原动力——国君的“无逸”带动群臣和万民的“无逸”,形成上下一致的突进、远迈、征服外界的活力群体,整个国家就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维持繁荣昌盛的局面。果然,成王、康王两代开拓出全新的兴盛太平景象,就是史家屡屡称道、儒者无比向往的“成康之治”。

这里有个问题:在第一段“先知稼穡之艰难”与“则知小人之依”之间,有一个“乃逸”,似乎周公也提倡“逸”,似乎与论题矛盾。怎样解释这一似乎矛盾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比。“先知稼穡之艰难”是苦,“乃逸”是甜,先苦后甜,才能在这种比较中深刻地体味“艰难”之苦与“逸”之甜的滋味,有了这一深刻体会的前提,才可以真正懂得“小人之依”,又进而明白“逸”的危害,并最终做到“无逸”。这既符合辩证法原理,也符合生活实际,这是往古哲人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那么,对于姬诵这位年轻的“嗣王”该怎样要求呢?下文进入对成王的谆谆之嘱(第三段):“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将所有与享乐有关的事一口气排列出来,不但断绝了“嗣王”的“逸乐”之路,也表现出周公那种断然的、不能容忍逸乐的态度。并且规定“以万民惟正之供”,把增加税收供其玩乐的经费也切断了。为了从思想上真正排除“逸乐”的可能,周公从

防微杜渐考虑，提出两个容易忽略、也容易引人走入歧途、因而更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不原谅自己的过失。人们对自己、对人类共有的某种不好的习惯，往往采取先原谅一次的做法；人们在劳苦之后，也往往给自己的享乐找条自我开脱的路子——今天暂时尽情地享受一下，明天再好好干。周公说：“无皇曰‘今日耽乐’！”因为有了第一次原谅，就会有第二、第三……次的原谅，有了第一次原谅的理由，便会有无数次开脱的借口。原谅自己确实是堕落的开始，终于有一天会象商纣王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导致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结局。

另一个问题是要虚心听取下层人民的反映。人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往往就会逐渐被权带来的利所迷惑，也会被追逐权势者形成的屏障所包围、隔绝——他不再、也不可能听到下层人民的任何正义的呼声了；他不再、也不愿意听到另一面、尤其是不利于他享乐的那一面的意见了。一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都变得那样简单明了、变得那样容易把握，因为一切都以于他有利还是无利为标准；一切都以包围他的那条屏障为界限，“权”和“利”将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发火……周公列举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都是“无逸”而“迪哲”的榜样，他们的聪明就在于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人指出他们的过失，不但不发火，还能诚心诚意的检查自己。“公生明，廉生威”，能做到这一条，也就自然是“公”而“廉”，“明”、“威”自备的了。

《无逸》的中心论题尽管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却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具有普遍而永久意义的问题，对帝王，对家族，对个